

變世界的夢想、先天下之憂而憂、明白生命複雜多變的人，感到掙扎是必然的。這份掙扎和無力代表一種見證：我們仍然願意在這崩壞的世界中，成為世上的光，以自身微小的努力，向世界宣告：「這是天父世界。」

上帝從來沒有要求我們成為一個完美的基督徒。上帝所渴望的不是完美，而是一個願意真實面對自己的無力、誠實面向上主的人。耶穌在世上不是尋找那些在世人眼中完美的模範生，而是教導人「健康的人用不着醫生；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」（太九12）聖經亦沒有要求我們否定無力，反而提醒我們要學習擁抱軟弱——「我的恩典是夠你用的，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。」（林後十二9）

在信仰的路上，就算不符合那完美人設又如何？只要我們能夠拿出最真誠的心，勇敢地往前

進。在軟弱中，學會依靠那掌管明天的上帝；在迷惘中，知曉盼望那未能看見的實底；在跌倒中，再次伸手抓住上主的恩典。最終我們會發現，那遙不可及的完美人設，從來不是上帝的心意，而是由人心所構造的，那套要我們把無力和軟弱排除在外、看似堅硬完美的人物設定。

縱然基督徒生活必定充滿無奈和掙扎，願意我們能夠以真實的自己和開放的心與主同行。當我們知道這條真實的苦路，亦是上主曾經走過的路時，我們就能找到努力前行的意義。

單純地把資源給予任何看似有需要的人，也不是一種可取的態度。從另一面看，這防範系統使我們築起了一道無形的高牆，將我們與他人的苦難隔絕開來。聖經教導我們要援助身邊的貧窮人，但當我們無法分辨真貧窮和真欺騙時，我們就選擇了最有效，最安全的保護方法——冷漠。

## 冷漠是如何煉成的？

關於冷漠如何形成，心理學和社會學上都有多方面的分析。心理學家羅伯特·利夫頓（Robert Jay Lifton）曾指出，當一個人面臨過度的情感衝擊或背叛時，大腦會啟動一個心理麻木的機制來保護自己，這種麻木並非因為缺乏同情心，而是一種心理上的煞掣，以抵銷再次被當成傻子的那份羞辱感。這種機制會在社會層面上進一步強化與擴散。社會學家指出，信任的崩壞會有「漣漪效應」，一兩次較深刻的受騙經驗，或幾則被廣傳的負面新聞，便

足以在集體意識中種下懷疑的種子，使我們「一竹篙打一船人」，認為所有求助者都會欺騙我們。

這幾年，以月捐方式來支持慈善機構的人數大減，原因是過去有捐款者發現機構的年度報告照片多年不變，又在網上發現自己所助養、楚楚可憐的兒童，原來已經是個成年人，生活又沒有如描述般貧窮，開始懷疑機構是否如實使用善款。機構解釋道，所謂助養金，其實並非直接使用在受助者身上，而是主要用於社區發展。然而這說法並不能除去大眾的疑慮，更引來大批捐款者不滿，取消了他們的月捐計畫。這種因慈善團體所引發的信用危機，確實會讓大眾產生一種防禦心理，認為只有直接花在受助者身上的錢才叫「善款」，用於行政費用或是同工薪金的支出就是浪費。當然，行政費用對機構而言實屬必要，但捐款者真正在意的是其比例是否合理。若機構高層薪金過高，難免令人產生

疑慮：原來我的錢不是助養有需要的兒童，而是助養你們的同工和總裁！

我認同善款不應只為支援同工薪金，但發生這些事件，的而且確也牽連到教友的奉獻心態。我們發現教友很願意支持特定專案和事工的經費，如建堂、短宣事工籌款、扶貧物資籌集等，然而當談及行政費、同工薪金和教堂日常支出等費用時，教友往往感到卻步。彷彿支持教會同工薪金只是「養着一兩個人」，而非「努力熱心地做聖工」。

我們必須反思，在AI機械人可以完全取代人類之前，任何真正有意義、有溫度的聖工，本質上都是需要靠人去完成。無論是牧者在講壇上分享對經文的領受，在日常接觸中對教友的教導，同工陪同長者就診的關懷，每周周刊的細心編排，還有教會日常運作的瑣碎行政事務，這些看似不太神聖的日常工作，其實就是聖工開展的基礎，甚至可以說就是聖工的重要部分。聖經裏，無論是耶穌比喻抑或

保羅，都強調「工人得工資是應當的」。那麼，把善款用於支付合理的薪酬和行政開支，本質上不應視為與聖工無關。反而我們應要知道，上帝選擇了「人」去完成祂的工作，「人」才是上帝工作中最重要的器皿。

## 旁觀者都應該接受懲戒？

除了對詐騙的恐懼，心理學和社會學還提出了另一個使我們失去行善動力的原因，就是「旁觀者效應」（bystander effect）。現代大城市的社會問題實在太多，憑一人之力參與改善社會的工作，終究也無法為社會帶來任何改變。在耶穌時代，或許還可以說賠上性命以賺得全世界，今日我們卻是面對一個可悲的現實：「就算畀埋條命你，世界都不會有一丁點改變。」

想像一下，如果你身處一條100人的村子，當中有一個人病倒了，每個家庭輪流照顧他，帶物資

到他家中，我相信家家戶戶都會願意參與，畢竟這條村子就只有這些人。但如果這條村發展後變成了一個城市，人口由100人變成100萬人，每日病倒的人數以千計。為了支援龐大的需要，城市開設了更多專業化服務，有專業的醫生、護士和社工。如此，人很自然就會想到自己並非這類優秀的專業人員，只是一個平凡人，繼而會想：「沒有我去照顧也應該沒所謂吧，反正我也做不了甚麼。」

這種「多我一個唔多，少我一個唔少」的心態，稱為「旁觀者效應」。研究發現，當目擊一件緊急事件時，只要旁觀者人數愈多，每個人伸手援助的可能性反而愈低，這並非因為這個城市的人真的變得冷酷無情，而是因為「責任分散」的心理機制。在100人的村子裏，你是百分之一，責任感當然沉重；但在百萬人的大城市中，你只是百萬分之一，比較之下，你意識到一個現況：「我已經那麼

忙碌了，自顧不暇，這個城市中一定會有更專業、更有財力、更空閒的人去處理吧？」

耶穌叫我們要「把一杯涼水給這些小子中的一個喝」，但人數一多這樣做就如杯水車薪。涼水今天已不值一提，只要扭開水喉就喝得到，當整個城市都走向專業化時，個人的力量又的確微不足道。這種無力感告訴我們，反正我也改變不了世界，不如就請專業人士來處理社會上的問題。

歌手陳蕾在2021年也推出過一首歌，歌名叫〈旁觀有罪〉，英文曲名正正就是Bystander Effect。歌詞中敲問一個更深層的問題：作為旁觀者是否就可以完全逃避道德，甚至法律的責任？歌曲的創作靈感源自2018年韓國的「N號房事件」。

事件中，有人在通訊軟件上建立多個祕密聊天室，透過誘騙和威脅手段取得受害女性的私密影像，強迫她們進行極端非人道性剝削行為。之後，

這些影片上傳到不同「房間」供會員觀看，並以會員階級收取費用。據統計，曾經加入這類羣組的用戶高達26萬人，這些觀看者不僅在羣組中觀看影片，甚至會提出加害要求，形成龐大的非法產業鏈，事件直到2020年才被兩名大學生記者揭發，引起全國轟動。

社會隨之提出兩個尖銳疑問，第一，如果真的有高達26萬人參與收看非法影片，為甚麼事件經過兩年，竟然完全無人向警方或通訊軟件營運商舉報？第二，當這些旁觀者僅僅坐在螢幕前面觀看，他們是否真的如自己所想般「雙手乾淨」，可以完全逃避任何加害的責任？還是因為他們的參與，使到犯案者有更大的動機做出非法行為？正如歌詞不停重覆的那句：「旁觀者都應該接受懲戒！」

這正是陳蕾想透過事件帶出的核心討論。我們或者都不會真的參與在N號房的體制，不是這26萬

三年疫情過去，許多教友不是移民，就是習慣了在網上聚會。網上聚會的確非常方便省時，不需要真正見面，又可遙距參與。參與網上崇拜時，可以邊喝咖啡，邊滑手機。若牧師講道不稱心，更可以「轉台」去聽另一位牧師的分享。有人形容這是「證道大食會」，你喜歡那樣就挑那個。團契聚會也同樣，網上團契時，你可以選擇不見樣、不開聲，其他人一邊分享，自己就一邊瀏覽社交網站，到有需要時，才在聊天室裏傳送一句「為你禱告」，「感謝上主」或「誠心所願」。這可能已經成為了許多人的習慣。

如果團契的出現和團友的參與，純粹是因為聖經吩咐「不可停止聚會」，所以我們就必須在五日的工作搏殺後，到周六返團契，再於周日返崇拜。如此，我們是否不知不覺地以人的操作，錯誤地解讀了上帝的命令？以為因為聖經說「不可停止聚

會」，所以就必須返團契，這是否等同另一種情緒勒索？

今日教會的團契模式，很可能只是一個為迎合某個時代背景所發明的產物。團契的出現，有一說法是來自宗教改革後，被稱為敬虔主義之父的施本爾（Philipp Jakob Spener），他認為信徒若然只參加主日崇拜，會缺乏一種生命的交流。於是發起了「敬虔小組」，讓信徒在主日之外，仍然有一起代禱、查經的時間。十八世紀的約翰·衛斯理（John Wesley）也曾提出「班會」制度，讓信徒每周有固定見面時間，彼此交代一周的屬靈生活。及至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香港，因為人口增多，為了讓年青人在空餘時間有良好的聚腳點，教會就仿效了這些活動模式，建立不同年齡的團契，讓不同年紀的人都能夠在教會找到另一個家，一起活動打發時間。這的而且確是上一代許多人的共同經歷——大家放學後，來到教會一起打乒乓球、

這不單是個人問題，亦不只關乎教會人手不足，而是一個結構性失衡的情況。教會若要跳出這循環，需要的不僅是思考如何更公平分配事奉，更需要建立一種文化，讓信徒明白，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承擔事奉。同樣，當我們感到事奉太疲累時，說「不」是容許的。

然而在今日的教會裏，內心的真實感受是否那麼容易呈現？

## 除了我，還有我，更有我

在教會投入事奉的都是一羣非常熱心的教友。當某個事奉崗位懸空，有部門的人手出現短缺時，總會有一班「不忍心」的弟兄姊妹默默地站出來幫忙。

他們純粹是看見了教會的需要，不是為了爭奪任何名聲或權力，只是帶着一顆單純愛教會的心

去幫忙。可惜的是，自願事奉最後卻被人視為理所當然。好像有一位姊妹，她很熱心為教堂編排不同節期崇拜、安息禮和婚姻聖禮的禮文，然而，因為她太有效率，有些教友，甚至牧者便開始利用這一點——安息禮還有兩天就要舉行，牧者和家屬仍未能選定聖詩和經文。最後，她只好在前一天努力加班，通宵達旦地完成任務。

這種責任心是十分值得欣賞的，但當一個人要兼顧龐大的事奉量，內心的責任感又驅使他把每件事做到盡善盡美。縱然在事奉中已感到極度疲憊，卻因着「如果連我都不做就沒人做了」這心態而不敢輕言放手。再加上身邊人漸漸發現只要交給他，事情就會辦妥。最終的結果是一個愈負責任的人，就會花上愈多時間做好一件事奉工作，而他做得愈好，就自然會有更多責任不斷疊加在他身上。

## 即使你想放棄上帝……

在靈性的旅途中，我們有時很有力，有時相當疲憊，一時信心滿滿，一時滿有疑惑。還有一種無力，它比所有疲累更加深層，那是一種即使你誠心渴望尋求上主，最後卻只是進到一片無邊際的寂靜當中。你完全感受不到上主的存在，聽不到祂的聲音，甚至開始懷疑，這些年來，所謂的信仰只是自己一廂情願。這種感覺，在靈修學上叫「靈魂的黑夜」。

這是一種靈性上無比的孤獨感。即使認真尋求上主，仍然感受不到祂的存在。在這樣的黑夜裏，我們很容易自責：「是否我做錯了甚麼？是我的信心不足？還是我哪裏得罪了上帝？」於是我們更用力要求自己，嘗試用更多的操練尋回那份感受。然而，這份竭力的掙扎，往往只將我們推向更深的無力之中。

中世紀的神祕主義者聖十字若望（San Juan de la Cruz），在他的著作《靈魂的黑夜》（*Dark Night of the Soul*）中，認為這是每個信徒靈命成長的必經階段。當一個人的靈命從初學者進深至成熟的階段時，上主會撤去信仰中的感官連結。人與上帝的關係不再依賴感受，而是轉向對上主本身的單純信心之中。在這一無所有的黑夜中，我們不求看見，不求聽見，不求感覺，而是單憑信心繼續前行。

可是，在這無力感最深沉的時刻，當我們連這份信心都無法抓住時，或許我們真的會選擇放棄——放棄禱告吧，反正不曉得上主聽不聽得見；放棄行善吧，反正善工也沒有上主的賞賜；放棄聚會吧，當中的人虛假至極；放棄讀經吧，反正一點領悟也沒有。